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凡·高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凡 · 高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 · 西安 · 北京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Li Yanru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9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ISBN 7-5062-6812-4

I. 凡... II. L... III. ①凡·高, V. (1853~1890)—生平事迹
②油画—作品集—荷兰—近代 IV. ①K835.635.72②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1727号

© Confidential Concepts, Worldwide, USA, 2004
© Sirrocco, London, 2004 (Chinese version)

书 名：凡·高

译 者：Li Yanru

出版发行：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 址：上海市尚文路185号B楼 邮政编码 20001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62-6812-4/J·71

图 字 号：09-2004-300

定 价：58.00元



凡 · 高





“由于一些晦暗的原因……，犹如隔着一面镜子”

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的生活与其创作是如此密切相联系，以至于不了解他的生平便无法理解其作品。他的一生因人们经常讲述而成为传奇。凡·高作为生存环境的局外人而不被人理解，因而成为痛苦的现代艺术殉难者的化身。

凡·高的生活很早就明显地在影响人们对其作品的评价，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篇有关他的文章刊登于1890年1月号的《法兰西信使》上，其作者阿尔贝·奥里耶（Albert Aurier）曾与凡·高的朋友埃米尔·贝尔纳（Emile Bernard）有过接触，了解到有关凡·高病情的细节。凡·高当时被收容于阿尔勒附近圣雷米的一家精神病院，他在一年前把自己的右耳割掉了一块。在对凡·高作品的评论中，奥里耶使用了诸如“执拗的激情”¹和“偏执的专注”²等措辞，从而透露出对于画家精神病状况的了解。在他看

1. 自画像

（赠保罗·高更）

阿尔勒，

1888年9月，

布面油画，

62×52厘米，

坎布里齐，马萨诸

塞州哈佛（Harvard）

大学福格（Fogg）

艺术博物馆

2. 文森特的椅子和烟斗

阿尔勒，

1888年12月，

布面油画，

93×73.5厘米，

伦敦，国家画廊

来，凡·高是一个“常常表现卓越、时而荒诞、总是近乎病态的半疯狂的天才”³。他认为凡·高是“弥赛亚，是真理的传播者，他将给我们的衰落艺术、甚或给我们愚蠢的工业主义者社会带来新生”⁴。

评论家在将凡·高描述成疯狂的天才的同时，也就奠定了凡·高神话的基础。这个神话在画家谢世后便立刻构建起来。事实上，奥里耶认为凡·高将永远不会被大众所理解。

在凡·高被葬于瓦兹河畔欧韦后几天，曾为他治疗的加谢（Gachet）医生在给他的弟弟特奥（Theo）信中说：“他对于生命的极端蔑视（这无疑源于他对艺术炽烈的爱）真是异乎寻常……如果文森特还活着，那么人文艺术取得胜利还需要许多年。然而，可以说他的死是两个对立的因素——光明与显暗、生命与死亡斗争的光辉结局。”⁵

在画家的书信（其中近700封已经发表）中，他常常谈及对爱与安全感的强烈需求。“我需要一个女人，我不能也不愿过没有爱情的生活。”⁶这个稍显平庸的成家的梦想从来也没有实现。他最初的意中人厄休拉·洛耶（Ursula Loyer）嫁给了别人；他的已为人母的寡妇表妹基（Kee）部分由于物质的原因而拒绝了他的求婚。画家曾经试图与一个被称为西恩（Sien）的妓女组建家庭，但因为他的弟弟、也是他在经济上的依靠特奥希望看到这个关系结束而不得不与西恩分手。至于凡·高与21岁的玛格丽特·加谢（Margueritte Gachet）的关系，似乎仅仅是传闻。凡·高寻求的不仅是女人的爱情，也是家庭和亲友的爱，尽管他得到的亲情从未达到过他期望的程度。在自杀前几天，他曾用谜一样的词句概括自己一生的失败：“由于一些晦暗的原因，我与我眷恋的人之间我仅能看到的就如隔着一面镜子。”⁷

这位牧师的儿子借用科斯林人书信的第一段经文比拟自己：“现在我们透过镜子模糊地看着。我现在只能片面地认识，然而以后我将如自己被认识一样去认识。”寻求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渴望被认可，这是贯穿于凡·高一生的两个主题。

3. 黄房子（文森特在阿尔勒的居所）
阿尔勒，
1888年9月，
布面油画，
72×92厘米，
阿姆斯特丹，凡·高基金会，凡·高博物馆



4. 雪中的本堂神父宅
邸花园

尼厄嫩，
1885年1月，
布面油画，
53×78厘米，
阿曼德·哈默
(Armand Hammer)
艺术馆







“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在家里和自己国家那样感到是局外人……”

荷兰、英国和比利时，1853~1886年

“1852年3月30日，在津德尔特的本堂神甫府第内，安娜·凡·高（Anna van Gogh）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死婴，然而刚好一年后，她又生下了一个结实的男孩。”⁸ 牧师特奥多鲁斯·凡·高（Theodorus van Gogh）给了这第二个儿子与第一个相同的名字：文森特。当这第二个文森特钻入父亲的教堂观看宗教仪式时，他要从一块墓碑前经过，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凡·高常常提起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忧伤地谈到津德尔特的墓地。

人们对于凡·高的童年所知甚少。其邻家少女将他描述为“心地好、可亲近、善良、富有同情心”⁹，但他家过去的女佣却恰恰相反地说，“文森特举止怪异，令人生厌”¹⁰。

在对成年凡·高的描绘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矛盾之处。一般而言，他对穷人、病人及儿童善良而富于同情心。据画家的妹妹伊丽莎白·休伯塔（Elisabeth Huberta）称，其性格中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很早就显现出来，那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知道生长奇花异草的地方……关于它们，他准确地知道谁在哪里筑巢或者栖身，当他看到一对云雀落入黑麦田中，他知道该如何接近鸟巢而不碰断周围的幼苗，也不伤害鸟儿。”¹¹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凡·高曾借助绘画重游故园风光。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谈到他阿尔勒时期的作品时说：“在他看来，整个（法国）南方都成了荷兰。”¹² 在致埃米尔·贝尔纳的一封信中，凡·高将卡玛尔格地区的荒原和广袤的平川比作荷兰。在圣雷米精神病院住院期间他写信给特奥说：“病发时我重新看到了津德尔特宅子的每个房间、每条小径、花园里的每株植物、周围景物、田野、邻人、墓地、教堂、房后的菜园，直到墓地里一棵高大的洋槐上的鹊巢。”¹³

伊丽莎白·休伯塔和凡·高本人都提到了鸟巢，可见这一意象对画家的重要性。鸟巢是安全感的象征，这就解释了凡·高为何将房子称作“人巢”¹⁴。

5. 食土豆者

尼厄嫩，

1885年4月，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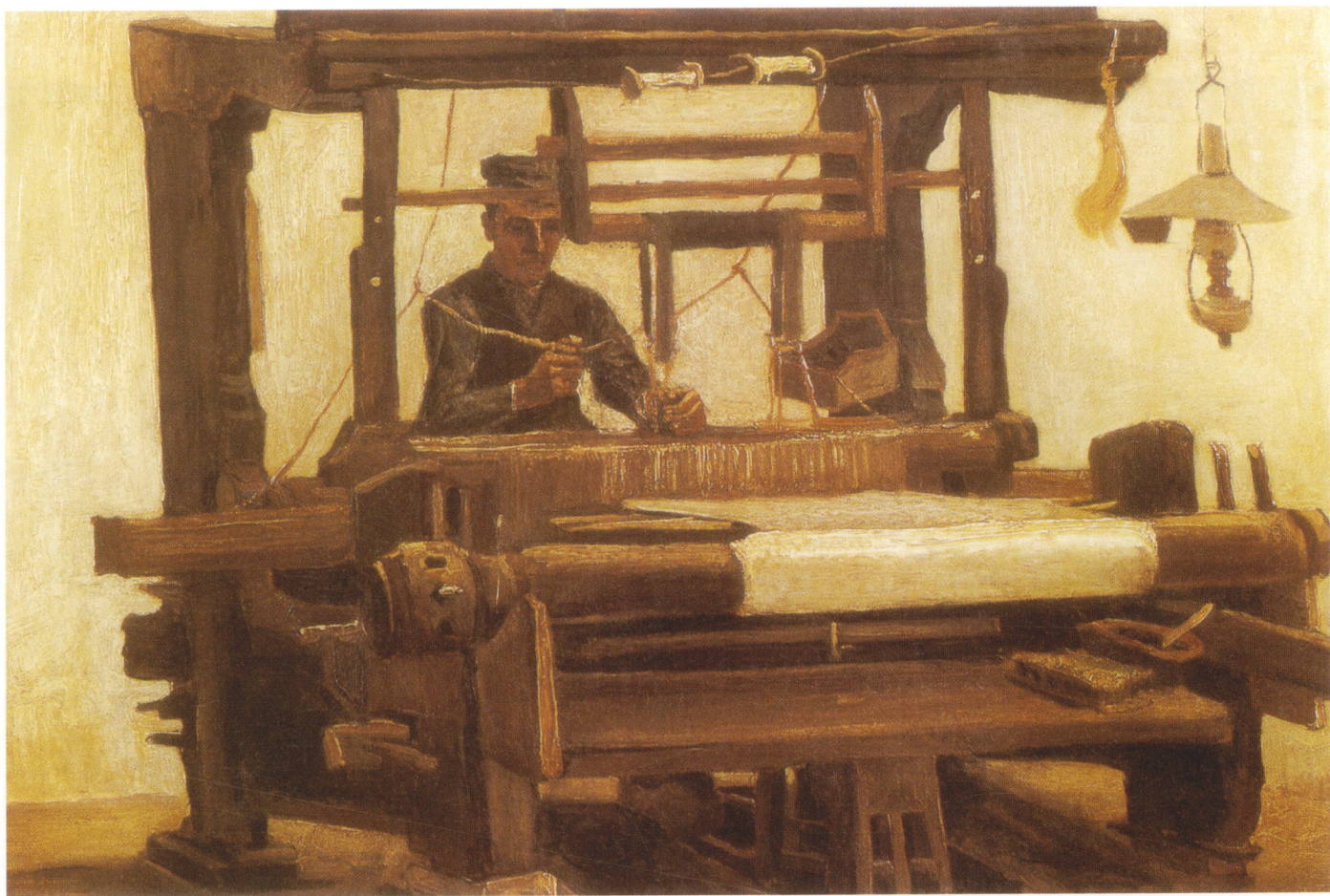
81.5 × 114.5 厘米，

阿姆斯特丹，凡·

高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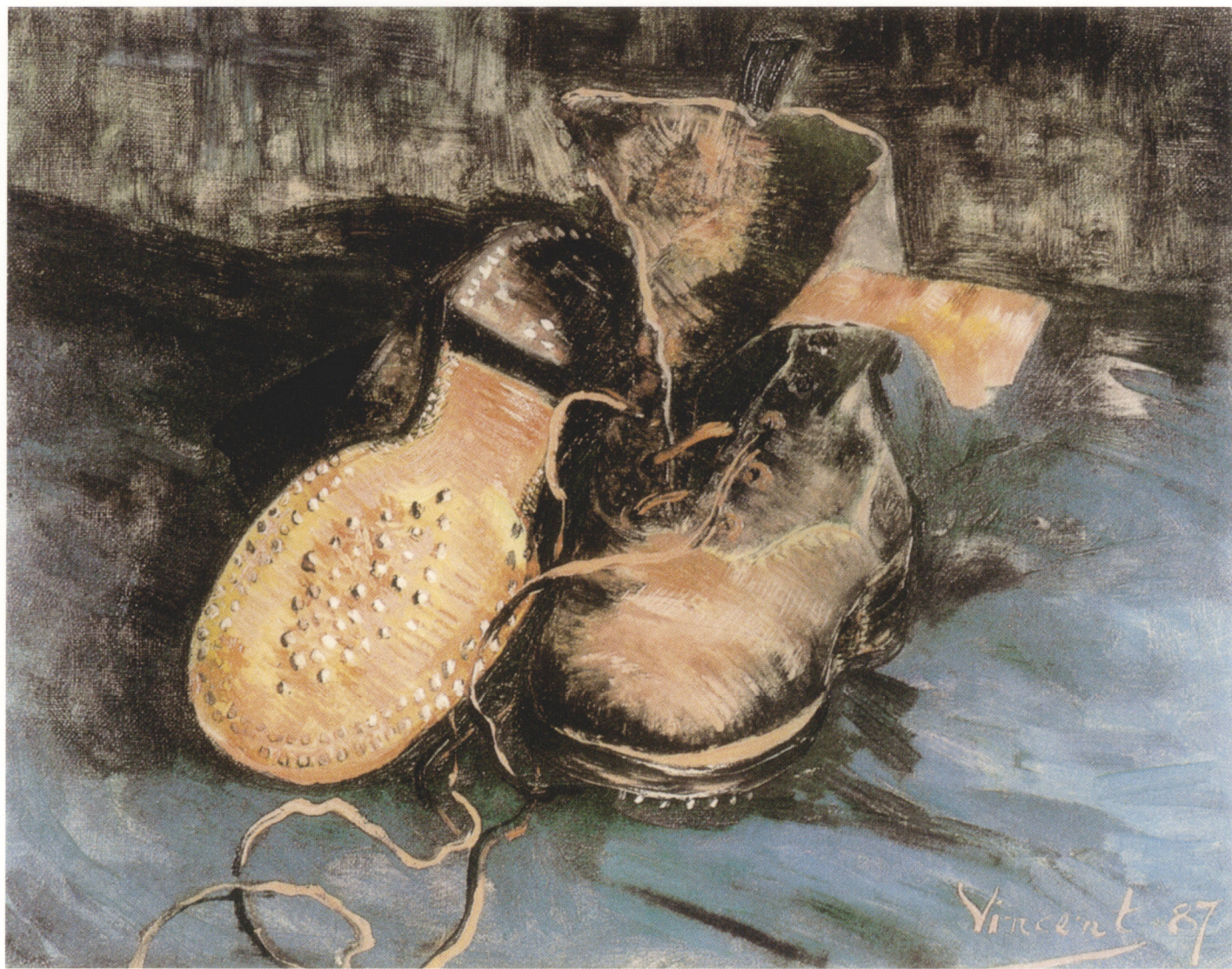
6. 披散头发的妇女
安特卫普，
1885年12月，
布面油画，
46×38.5厘米，
阿姆斯特丹，凡·
高基金会，凡·高
博物馆



11岁时，他离开了他的第一个“巢”——他父母的住宅。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他父亲将他送往距津德尔特30公里的泽芬贝亨寄宿学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附近没有新学校吧？他们在津德尔特的邻居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也许仅仅是因为4个弟弟妹妹的出生使父母的巢变小了。在去世前几个星期，凡·高画了一幅田边窄小道路上的双轮小推车，以唤起对这次分别的回忆。13岁时，文森特进入蒂尔堡中学。在那里，风景画家康斯坦丁·C·海斯曼斯（Constantijn C. Huysmans）教他学习素描。凡·高早期两张著名的照片中的第一张即摄于蒂尔堡居留期间。照片上的他有着一张少年的柔和面孔和一双浅色的眼睛。第二张肖像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表情严肃的19岁的青年，那时的文森特已经在海牙古皮（Goupil）公司的画廊工作3年了，他的一位叔叔是该公司的合伙人。画廊经理赫尔曼纳斯·海斯贝特斯·特尔斯泰格（Hermanus Gijsbertus Tersteeg）是位24岁的年轻人，他给了青年凡·高深刻的印象，在后来走上油画创作道路后，凡·高曾试图继续博得这位他敬重的艺术品商人的器重，却未能成功。

7. 织布者

尼厄嫩，
1884年5月，
布面油画，
70×85厘米，
奥特洛，克罗勒-
米勒博物馆



8. 一双鞋

巴黎，

1887年初，

布面油画，

34×41.5厘米，

巴尔的摩，巴尔的

摩艺术博物馆，科

恩(Cone)收藏



9. 一双鞋
巴黎，
1887年春，
纸板油画，
33×41厘米，
阿姆斯特丹，凡·
高基金会，凡·高
博物馆

10. 雨中的桥

(临摹日本安藤广重Hiroshige作品),
巴黎,
1887年9~10月,
布面油画,
73×54厘米,
阿姆斯特丹, 凡·
高基金会, 凡·高
博物馆

